



银色独角兽

De tuinen van Dorr

凋零城的花园

〔荷〕保罗·比格尔 著 〔荷〕夏洛特·德马东 绘

蒋佳惠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凋零城的花园

〔荷〕保罗·比格尔 著 〔荷〕夏洛特·德马东 绘

蒋佳惠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17-0796

De tuinen van Dorr

Copyright © 2009 by Lemniscaat, Rotterdam, The Netherlands

First published in the Netherlands under the title De tuinen van Dorr

Text copyright © 1969 by Paul Biegel

Illustration copyright © 2009 by Charlotte Dematons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transmitted, broadcast or stored in an information retrieval system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graphic,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taping and recording, without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凋零城的花园 / (荷) 保罗·比格尔著; (荷) 夏洛特·德马东绘; 蒋佳惠译.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银色独角兽)

ISBN 978-7-02-013228-7

I. ①凋… II. ①保… ②夏… ③蒋… III.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荷兰—现代 IV. ①I563.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36972号

责任编辑 卜艳冰 尚 飞 张晓清

装帧设计 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44千字
开 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32
印 张 7.5
版 次 2018年3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228-7
定 价 4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遗失的
城市



想要渡过漆黑的水域，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搭乘小矮人的芦苇船。

“代价就是让我在你的左脸颊上亲一口。”小矮人咯咯地笑道。他驼着背，所以身体总是向前倾，远远看去，就像是随时随地都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袱似的。

“好的。”女孩轻声说道。

小矮人转过身，蹦蹦跳跳地来到岸边。“上船吧。”他说。

女孩穿着银色的鞋子。当她坐到船上时，小船上编织成片的芦苇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声响。

“坐到后面去！”小矮人低声咆哮道。他抓着一根长长的船篙，蹦到小船的正中央，小船顿时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声响。他撑着船，离开了岸边。海水黑漆漆的，甚至连月光的倒影都见不着。海面广阔极了，一眼望不到对岸，就算是白天也不例外。

小矮人把船篙插进深深的水里，然后用肩膀顶住，用力地推着，几乎要往前摔倒。这时，他向前迈了一步，又迈了一步，最后再迈了一步。就这样，他一边推，一边踩着芦苇船底，走到女孩坐的地方。她不得不歪过脑袋，他的长靴几乎就要碰到她的膝盖。不过，小矮人立刻转过身，把船篙从

深深的水里拔出来，提在手上，走回船头，重新开始刚才的一系列动作，一步接着一步。他每迈一步，船底就会传来嘎吱嘎吱的声音。

水变得越来越深。小矮人每划一下都需要更用力地将身体前倾，用肩膀顶住船篙。七次之后，他的脸所在的高度已经和坐着的女孩差不多了。迈出最后一步时，他狠狠地推了一下，粗糙的鼻子差一点就贴在了她的面颊上。

“嘿嘿嘿，”他咯咯咯地笑道，“待会儿才亲呢。先过了水沟再说。”

女孩望着他水汪汪的眼睛。

“水沟很深，”小矮人喘着粗气说道，“就在这下面。要是从这儿摔下去的话，要三个小时才能沉到底呢。到了这里，就没法撑船了。”说着，他把船篙横在船上，“要是我们的速度够快，就能被水流吸住，自然而然地往前走了。”他又咯咯咯地笑了起来：“你的鞋子可真漂亮啊。银色的。它真的是用银子做的吗？”

女孩朝地上看了一眼，发现芦苇之间出现了一个小洞，水能直接通过这个小洞涌进来。这个意外的发现让她发出了一声尖叫。

“安静点儿，”小矮人说，“水只不过有点儿好奇而已。把你的脚放上去，银子会挡住它的。”

女孩把鞋子挪到了漏水的地方，船继续向前漂流。突然，水流吸住了他们，将他们逐渐引向对岸。

“不好，”小矮人喃喃地说道，“我们应该斜着走。”他重新撑起船篙。此时的他们已经过了水沟。就在他第三次走到女孩面前时，他的鞋跟在船底的芦苇间又踩出了一个洞。

“把你的另外那只脚踩上去。”小矮人命令道。女孩不得不叉开双腿，努力够到那个洞。可是越来越多的水正涌入船里。

小矮人哼起一曲小调，时不时地咕哝出几句话：

小船去又还，
黑色湖面过。
每次都能够，
多送一个返。

“我们是不是快到了？”女孩终于问道。

小矮人没有回答。他只管自己哼着小调，继续撑着船篙，踩着缓缓的步伐，每迈一步，长靴下的芦苇就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

女孩望着远方，可是，除了浩瀚的黑色，她什么也看不见。没有任何波澜起伏的东西，也没有任何一丝光芒。

“看看你前面，”小矮人低吼道，“那儿，又有一个地方在漏水。”他继续推动船篙，就好像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似的。“把你的手放上去，”他冲着女孩喊道，“快点儿，弯腰。”

在不挪动双脚的前提下，女孩的手刚好可以够到那个地

方。她保持着十分别扭的姿势，水就像大头针似的扎在她的手心上。每当小矮人从她身旁经过时，他的长靴难免会蹭到她的肩膀。它们闻上去就像陈腐的脂肪一样臭。

我们永远也到不了对岸了，女孩心里想，我们会沉到水里，然后淹死。到时候，一切都会变成徒劳。

这时，水又透过芦苇船底的第四个洞涌了进来。

“用膝盖会更容易些。”小矮人说。

女孩跪在地上，用膝盖堵住原先一只脚所站的位置。她用两只手扣住了另外两个洞。水已经淹到她的袖子上方，而她的裙子，早就已经变得湿漉漉的了。

小矮人依旧撑着船篙来回走动。他只能蹚过积聚在船底的水，任凭长靴溅起水花。女孩感觉到一滴水落在了自己的嘴唇上，味道十分苦涩。

每当小矮人走过时，她都会担心，怕他踩到自己的手。可是，她又不敢把手松开，因为一松开，船很快就会被水灌满。

“唱首歌吧，”小矮人说，“那样，我就更有动力撑船了。”

可是，女孩却沉默着。

“快一点儿，”小矮人命令道，“唱首歌。我最喜欢甜甜的嗓音了。”

于是，女孩手脚并用地趴在用芦苇编成的小矮人的船里，随着缓缓下沉的船，唱起了一首十分奇怪的歌曲。她清澈的嗓音回荡在水面上。好似她的歌词唤起了水面的好奇心一般，水面似乎更加宁静了。

星期天，我把它种下，
星期一，我把它收割，
星期二，我把它敲打，
星期三，我把它清洗，
星期四，我把它晾干，
星期五，我把它解脱，

星期六……

突然，她的嗓音哽住了。小矮人的鞋跟在船底踩出了一个巨大的洞，水哗啦哗啦地涌了进来。

可是，船并没有沉。因为此时它恰好抵达了对岸，小矮人轻轻一蹦，上了岸。“我们到了，”他说，“星期六怎么样？”

女孩站起身来，一脚踩到岸上。她瞪大眼睛注视着小矮人。“我不知道，”她说，“后面的我就知道了。我不知道这首歌是怎么结束的。”

“真是一首奇怪的歌，”小矮人喃喃地说道，“而且还很危险，我觉得。从今往后，还是别唱了。”

女孩依旧盯着他。“谢谢你把我送到这里。”她说。

“嘿嘿，是时候让我亲一口了，”小矮人咯咯咯地笑道，“亲左脸。”

女孩把头侧到一边。

小矮人踮起脚尖，一只手伸向她的肩膀。“过来，我的

小矮人宝贝。”他喘着粗气，臭烘烘的气息向上喷在她的脸颊上。可是，她还是不得不微微地弯下腰，让他够到自己的脸。

接着，他把自己的嘴唇贴到她的脸颊上，亲了一口。女孩的脸顿时感觉像被针扎了一样疼。

小矮人咧嘴一笑，放开了女孩。“好了，”他咯咯咯地笑道，“这最能衬托年轻女孩的美貌了。”

可是，女孩并不明白他的意思，因为她没有看见小矮人的嘴唇在自己的脸上留



下了深深的、乌黑的印记。

那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印记。

“你的项链上挂的是什么？”小矮人用狡黠的眼神问道。

女孩摸了摸自己的脖子。“这与你无关，”她说，“你赶紧走吧。”

“是个小秘密？”小矮人问道，“从今往后，还是小心为妙。”

他一边说，一边转过身，朝他的船走去。他还得用芦苇、沥青和唾沫把洞修补好。

女孩也转过身，踏上岸边的小道。她那银色的鞋子已经被水浸湿了，裙子湿漉漉地搭在膝盖上。

此时坐落在她正前方的是一座万籁俱寂的城市。那里有高高的围墙和高高的塔楼。黑夜中，没有一点儿颜色，不见一丝亮光。

这就是遗失的城市——凋零城。没有人了解这座城市。

这个女孩是谁？她为什么要到这座寂静的石头城里去？她的脖子上又为什么戴着银项链呢？

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是时候把它讲出来了。

守门人



遗失的城市——凋零城——的入口处有一扇深色的城门。它的气味闻起来十分腐旧，似乎有好几个世纪那么久远。城门跟前有一个小屋子，守门人就住在那里，日日夜夜守护着这扇城门。他就是老兵吉利。

这天夜里，当他听见女孩的脚步声沿着小道逼近时，他喊了起来：“站住！”然后，他向她走来，“让我看看你的通行证。”

女孩低下了头。“我没有通行证。”她说。

“你不是小矮人送过来的吗？”士兵吉利问。

“是的。”女孩喃喃地说。

“那就让我看看。”士兵命令道，他抬起她的下巴，把她的脸侧到一边，“夜晚这么黑，我看不见。到灯光下来。”他一把把她推到守卫的小屋里，点燃一根蜡烛，让摇曳的火苗照亮她左边的脸颊。

“恶魔，”他喃喃地说道，“居然没有给名字，只给了一个吻。他在你的小脸蛋上留下了一个黑漆漆的吻痕。这本通行证的代价可真够大的。你难道没有名字吗？”

“咳，”女孩说道，“你想怎么叫就叫吧。”

老士兵看着她。“我就叫你小矮人宝贝吧，”他说，“在

这座城市里，你就叫小矮人宝贝。”他摇摇头，继续说道，“你这么可爱的人，怎么会到这种地方来呢？你来这里做什么？”

女孩回答说：“我来寻找凋零城的花园。”

“什么？！”士兵吉利张大嘴巴，向后退了几步，坐在了椅子上，狂笑不已。他的笑声从喉咙深处向外迸发。“花园？”他嚷嚷着，“凋零城的花园？哈哈！那玩意儿你可别想找得到，一丁点儿也别想，这里连花盆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你还以为凋零城的花园里种着什么东西哪？”

小矮人宝贝的脸变得煞白。“是别人告诉我的。”她说。

“谁？”士兵问。

“咳，好多人呢。”女孩说。

吉利抓住她的胳膊：“你是从很远的地方过来的吗？留下来跟我聊聊天吧。我总是一个人待在这里，陪伴我的只有黑面包和奶酪。你想吃一点儿吗？”

“哦，是的。”小矮人宝贝说道，坐了下来。

吉利拿起面包和奶酪，他的一只脚上穿着长靴，另一只脚上光溜溜的。

“另外那只靴子呢？”小矮人宝贝问。

“遗失了，”吉利说，“在最后那场战役中遗失的。”

“你很勇敢吗？”女孩问。

“一直都很勇敢，”吉利说，“听我把我的英勇事迹说给你听。”他的嘴巴里塞满了食物，一吃完，他便开始述说起了自己的故事。

勇敢的士兵吉利的故事

我和我的同伴共同拥有一台大炮，还共同拥有一匹马。我们在导弹将军的部队里服役，跟敌人打仗。“他们是坏人，”每天早晨，他都坚定不移地嘶喊，用手指着远方的敌人，“他们想要占领这座城市。把他们赶走！”

敌人们时而穿着红色的裤子，时而穿着绿色的裤子，偶尔也会换成白色的裤子。可是，这些都不重要。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我们的火炮对准他们，用力开炮。

我的同伴负责瞄准，我负责把炮弹装进炮膛，点燃导火索。我们的火炮名叫布伦茨。它会发出隆隆的轰鸣声，所以我们不得不用手捂住耳朵。不仅如此，我们还得捏住鼻子，以阻挡恶臭。要是一整天下来，我们总能击中目标的话，我和我的同伴就会在夜晚到来时爬上马背，骑着马进城，因为我们可以在那里喝酒，还可以和可爱的女孩们跳舞。我们用一个杯子喝酒，搭着彼此的肩膀以防摔倒，一起和女孩们跳舞，并且一起亲吻她们，一人亲一边。女孩们总是咯咯咯笑，说我们浑身上下都散发着火药味。那是美妙的当兵年代，当我们骑着我们唯一的马回家时，我的同伴坐在前面，我坐在后面，我们一同对着月亮唱歌，我会说：“你浑身上下都是酒味。”然后，他就会喊：“可是，到了明天，就会变成火药味了。”时间就这样飞快地过去，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因为远处总会出现新的敌人，有些还穿着

黑色的裤子和黑色的上衣。

可是，一天早晨，将军瞪着铜铃般大小的眼睛，冲我们狂喊，让我们务必带着大炮和所有家伙什儿跟他走。我们不得不翻越山丘，因为敌人是从另一个方向攻过来的。我们把大炮套在马上，赶着它翻越城外的山丘。一队穿着银色衣衫



的可怕敌人正朝我们行进而来，一二一，一二一。我们赶紧向他们开炮。我的同伴瞄准，我开火，一枚接一枚的炮弹伴随着令人惊悚的呼啸声，朝着行军队伍飞去，可是他们却依旧向我们靠近。一二一，一二一。

“预备！”将军嘶吼道。我把两枚炮弹同时塞进炮膛，又加上了双倍的火药，我的同伴用两只眼睛同时瞄准，可是



穿着银色衣衫的敌人却依旧向前挺进，离我们越来越近。

“开火！”将军嘶吼道，“开火！”将军嘶吼道，“开火！”将军嘶吼道。这时，声音停住了，将军倒下了，敌人击中了他。我们的部队随即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没有人下命令，也没有人愿意顶上将军的位置，士兵们开始四下逃散。

可是，我和我的同伴依旧不停地开炮。我们不再用手指堵住耳朵，也不再捏住我们的鼻子，只是让自己与爆炸声和恶臭融为一体，我们忘记了可爱的女孩们，专心致志地瞄准银色的敌人，朝他们开火。可是，我们根本伤不到他们。

这时，我举起最后一枚炮弹。“我们一起瞄准吧，”我冲着同伴喊道，“你在前面，我在后面。”可是，就在他把脸颊贴在炮膛上，把两眼眯成缝的时候，他突然向后摔倒了。我接住了他。他的脑袋撞在了我的肩膀上。我把他的脑袋转过来，仔细看着他。他的眼睛依旧眯成两道缝，可是，他却什么也看不见了。他看不见敌人，也看不见我。他死了，跟将军一模一样。

把他放下后，我忍不住发出了一声嘶吼，声音甚至比我们的大炮声更加洪亮。然后，我独自一人朝着银色的敌人射